

CITY
MEMORY

城市记忆丛书

冯绍霆 著

上海的石库门永远是精打细算的，永远是喧闹的。正像北京人喜爱四合院一样，上海人的石库门情结也挥之不去。

石库门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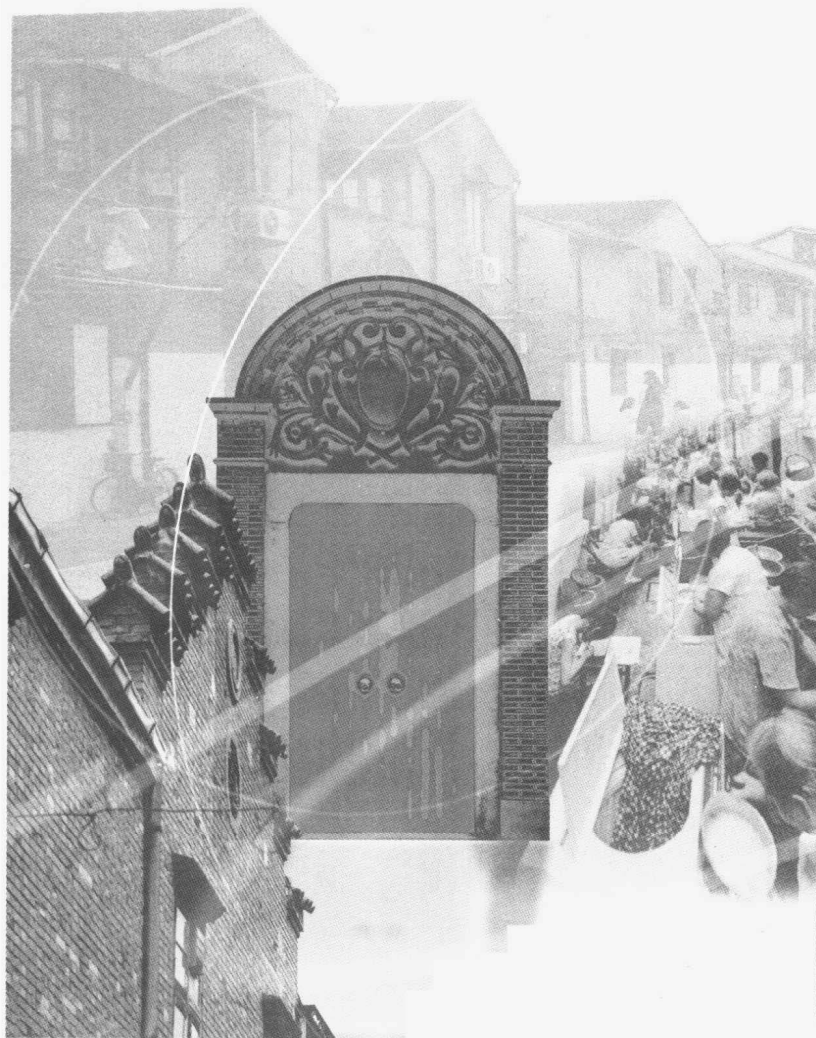
Shikumen,
Shanghai
Oldstyle
House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冯绍霆 著

石库门前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库门前/冯绍霆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5
(城市记忆丛书)

ISBN 7-80646-893-5

I. 石… II. 冯… III. 民居-建筑艺术-上海市-近代
IV. TU24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4092 号

责任编辑 汪冬梅
特约编辑 樊琳
装帧设计 樊琳

书 名 石库门前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邮 编 200020
电子信箱 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网 址 www.shwenyi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18
印 张 7
图 文 126 面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国际书号 ISBN 7-80646-893-5/K·124
定 价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634-6119378

序

吴辰

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。

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，直到现在还有巨大的影响，深深浸润着上海城市的精神风貌，养育着上海人的精神特质，这也就不难理解上海为何成为大家研究的热点，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无尽传奇。

上海城市和经济的发展，离不开文化的同步发展，很难想象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，会没有相应发达的城市文化。上海市档案馆既是上海文化事业建设的一个标志，又是传播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。多年以来，上海市档案馆一直以开发档案史料为己任，对馆藏档案内容进行深入研究，推出不同种类的档案文化产品，包括档案史料汇编、研究专著等学术性的成果。现在我们的研究人员，又编辑出版了这套《城市记忆》系列图书，我翻阅之下，感到耳目一新，不仅内容好，形式也新，看得出策划者和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丛书现为五册，它们是有着浓郁上海情结的《石库门前》，红绿灯下的《车影行踪》，书声琅琅的《学堂春秋》，“万国建筑博览会”之后的《外滩传奇》，赋予了摩登新含义的《职场丽人》。在老上海题材中，这些选题的角度较有新意，又能充分反映上海的特点。编写者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，用通俗笔法写作，在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，以城市、生活和人为主线贯穿全书，决不自囿于冰冷的建筑或车子本身。在编写形式上，也力求有所创新，图文并茂，文字生动耐读，老照片之外，更大量采用当时的漫画，极富趣味，另外在空白处加上小贴士、表格等，使全书总体上叙述到位，又在细节上补充具体知识点。这样富有新意、雅俗共赏的编排处理，是否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呢？相信会的！

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系列，更希望它成为一个品牌，能够不断延续下去，与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的《城市记忆》主题展一样，吸引更多的人走近档案。

2005年7月15日



目 录

序 吴辰/3
一、熟悉而陌生的天地/6
二、应运而生/10
三、房东们/22
四、营造商/36
五、寻常人家/40
六、红旗升起/48
七、革命家的足迹/54
八、“亭子间作家”/62
九、生意场/72
十、从老虎灶说起/82
十一、摊贩的舞台/90
十二、男女老少/98
十三、灶间交响乐/106
十四、螺丝壳里做道场/112
十五、逝去的石库门/118
后记/125

1.

CITY
MEMORY熟悉而陌生的
天地

6

>>

上海有各式各样的房子。最多的，是石库门房子。

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各式各样的石库门大约有20余万幢。解放之初88%的居民住石库门里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石库门还容纳了超过一半的上海人。

毫不夸张，石库门曾经是上海最常见的景观。

◎ 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鼎盛时期，国际饭店、跑马厅、大世界，历历在目，黄浦江也依稀可见。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，当属绵延不绝的石库门，一幢幢，一排排，一片片，伸向远方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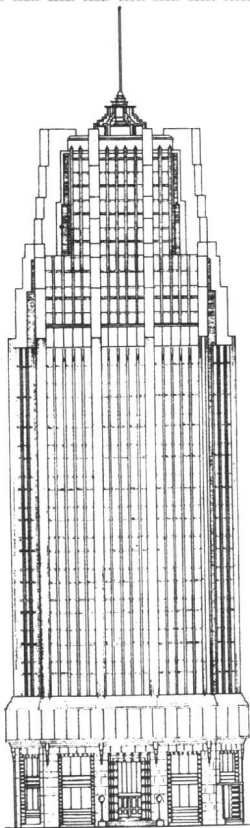


屋脊连绵起伏，横看成岭竖成峰的样子。站在制高点上，它们全都连成一片，无边无际的，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。它们还是如水漫流，见缝就钻，看上去有些乱，实际上却错落有致的。它们既辽阔又密实，有些像农人散播然后丰收的麦田，还有些像原始森林，自生自灭的。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。

——王安忆·《长恨歌》



◎ 号称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上，气派的大商厦鳞次栉比。但是，就在这条街上也有不少石库门住宅，不光住着人家，有些店铺就开在沿街的石库门房子里。



◎ 国际饭店南立面图，看上去并不复杂。依照这图样，造就了一幢在矮矮的石库门中鹤立鸡群般的高楼，一幢荣膺远东第一高楼美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建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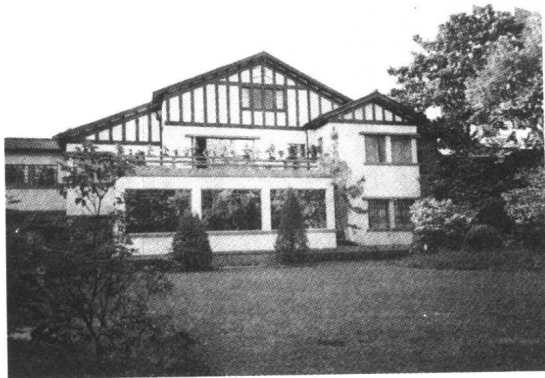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高楼不少。不管新旧，它们同样高耸挺拔。石库门同它们相比，正应了一句俗语：小巫见大巫。

在精美的别墅面前，石库门显得土气。

上海还有古典园林式的宅邸，美人迟暮，还是那么光彩照人。较之它们，石库门确实少了优雅的气息。

石库门就是石库门。它平凡朴实，毫不张扬。一排连接一排，一幢挨着一幢，总觉得拥挤。从高处望去，一排排青色的屋顶、黑色的屋顶、红色的屋顶，纵横交错，绵延不绝，给人一种波浪翻滚的感觉。



◎雅致的花园，精巧的洋房，那样优雅，那样从容不迫。寸土寸金的上海容不下多少这类别墅。



◎婆娑古树掩映下的古宅名楼，同永远是喧嚣的石库门相比，它更显静谧，别有情趣。

人们常说上海是海。上海无愧于石库门的海洋。

一位西方哲人说：我们塑造了自己的房屋，而房屋又塑造了我们。

正是这司空见惯的石库门，与上海人如影随形的石库门，它是上海人的创造，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。许多上海人生于此，长于此，骨子里浸透了石库门所带来的精神。或许，许多文化人、研究者一直在争论的京派、海派，在市井小民看来只不过是四合院同石库门的区别。北京的四合院造就了北京人的雍容大度，造就了北京人的悠闲。上海的石库门却永远是精打细算的，永远是喧闹的。

人和房子，实在是分不开的。

正像北京人喜爱四合院一样，上海人的石库门情结也挥之不去。



◎从高处俯视石库门，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成片成片的石库门，绵绵不绝的红瓦屋脊，给人一种奔腾的海的印象。现在，石库门整个整个街区地退出人们的视线，那种感觉已很难体会了。

应运而生

I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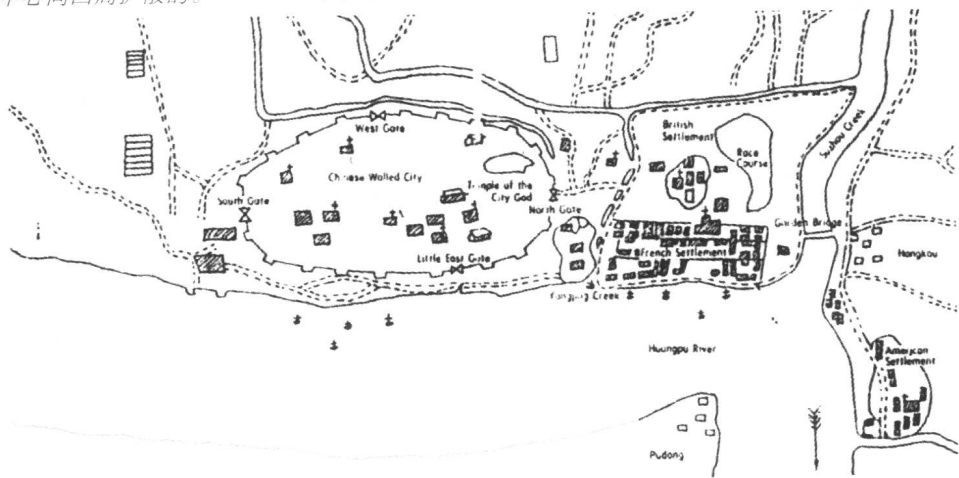
»

石

库门出现在上海设立租界之后。

所谓租界，并非将整块土地租给外国人，只是准许外国人在那里租赁土地建造房屋，后来逐渐演变成“国中之国”。租界初设规定，实行“华洋分居”，除了原本住在当地的老百姓，不准其他中国人在租界里居住或是建造房屋。1853年，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。上海县城里的居民纷纷逃进租界，使得那里的华人一年间从500人激增到2万人。随后，太平军在19世纪60年代初进军江南，许多有钱人又逃进上海租界，1862年租界里的难民创纪录地达到50万人。

◎ 1853年上海租界地图。这是上海最早的实测地图。与我们习惯的上北下南的地图不同，它右北左南。上面标示的一家洋行，当然不是石库门，而是一种通常称为殖民地式的西洋式大屋顶建筑。不过，后来的石库门却是以这片土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。





◎ 19 世纪 70 年代的南京路，像样点的房子，用了宫殿式的飞檐作装饰。而旁边简直就是木板搭成的棚屋而已，只是它们已经左右紧紧相连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华洋杂居”之后，上海租界里的土地紧俏起来，必须考虑以尽量少的土地造尽可能多的房子，联排房屋应运而生。

外国商人欢迎这些难民，尤其是江南各地来的难民，因为他们大都有钱，有能力租房子住，租界里的房地产有了发展机会，给洋商带来了巨大利润。于是，“华洋分居”变成了“华洋杂居”。大量租给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几乎像春笋一样冒了出来。

最初租给中国人的房屋都是成本低廉的木板房。1853 年 7 月以后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造好了 800 多幢。到 1860 年，更达到 8,700 余幢之多。不过，它们太简陋了，不适宜长期居住，还容易失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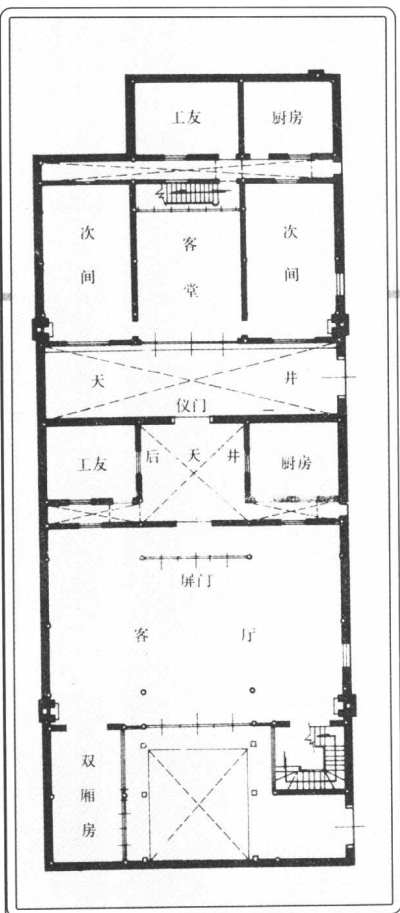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新型建筑应运而生了。

它们都是砖木结构，以条石门框、黑漆大门为最显著的外形特征。传说古代帝王的宫殿有路门、应门、皋门、雉门、库门五门，诸侯宫殿有路门、雉门、库门三门，都以库门为最外面大门的称呼。新出现的这种建筑就被人称为“石库门”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中国传统建筑大到宫殿寺庙，小到平民住宅，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体，都

◎ 早期的石库门就是这样的。开间比较大，大门内天井也显得很宽，几间客堂间一字排开。照片上还可以看出，天井上搭了几根毛竹，上面还有卷帘子。那当然是夏天防暑用的。由此也可以推测，这里住的应该是一家人。





◎ 1872 年建造的兴仁里位于北京东路、宁波路、河南中路之间，一共 24 幢三开间二厢房和五开间石库门，都是二层楼房。这里是五开间石库门的一层平面图。前后有两个天井，这样宽敞石库门房子后来就绝迹了。兴仁里有这段历史，1980 年拆除后此地盖起一批 6 层楼建筑，但是还不肯放弃“兴仁里”旧名。

“石箍门”和“石库门”

沪语中把用一种东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东西叫作“箍”，如箍桶，于是这种用石条“箍”门的建筑被叫作“石箍门”，后又讹作“石库门”。一般认为，这种建筑的正大门以条石作门框，门扇为实心厚木，上有铜环一副，与中国的传统民宅相比，趋向保守。有人这么认为，录以备考。

有住人的房子，也有供人活动的院落。石库门房子继承传统，也是既有房屋，又有院子，虽然小了点。但是，它又不像传统民居。它总是一幢连着一幢，联成一排，给人一种紧凑的感觉。这又脱胎于西式的联排房屋。石库门房子可以说是中西建筑理念交融的产物。

最初的一批石库门集中在河南路、福州路、北京路一带。它们结构虽然也很紧凑，却还不像后来的石库门那样逼仄，河南路北京路口的兴仁里就是一个代表。

19 世纪中叶，上海城市人口急速增加，土地供应紧张。1865 年，租界里的土地价格比十多年前上涨了十倍，每亩地价动辄数百两白银，甚至上千两。在租界里建造传统的深宅大院式住宅，近乎天方夜谭。石库门把每幢房子的占地面积减少到极低的水平，又省工省料，房产开发商和住户都很满意。它很快取代了原先的木板房，成为 19 世纪晚期上海房产市场的宠儿。

石库门大体坐北朝南，进门就是天井，面对大门的楼下叫客堂间，左右两旁称作东西厢房。

◎这是一幢比较典型的一客堂两厢房三上三下的石库门。黑漆大门，条石门框（也可以是水泥做的），都是石库门中常见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二楼东西厢房朝南各有两扇窗户，与一楼的不同。是不是住户自己改装的呢？



上二楼的楼梯通常在客堂间后面。客堂间上面的称客堂楼，也称前楼，两边也是厢房。楼梯后面则是厨房。有时厨房与楼梯之间还有一个小天井。厨房上面，楼梯半腰处叫亭子间。名称很雅，其实这里是整幢石库门中最不宜居住的房间，因为它经常是北向的房间，冬冷夏热。而且下面是厨房，上面还有晒台，一到夏天更让人受不了。

◎这是五开间的石库门大宅，住的应该是殷实人家，门楣上装饰着葡萄藤缠绕的十字架，表明这是一户笃信基督的家庭。





◎《点石斋画报》出版之际，正是石库门方兴未艾之时，而石库门房子的前身——联排式木板房还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视线。

这样的石库门，宽度为三开间，又因为一般为二层，通常称作“三上三下”。石库门出现之初，这种式样最多见。有材料记载，这样一幢石库门一年租金要500两白银以上，合银元总要七八百元，还要

付二三百两白银的押金，房租等捐税还不在此内。当时，一石米大约只需五六元钱。辛亥革命前后，银元1枚可换铜元128枚左右。1枚铜元可买一副大饼油条或是一只生梨，一碗肉面只要4枚铜元。以一百几十石米的代价租一幢房子住，是笔很大的开销。能住这样贵的房子的，只能是极少数人。

旧上海房租之高，早在光绪二年就有人慨叹：“长安居大不易，今则上海居尤不易焉”。光绪三十一年《申报》广告写道：“泥城桥大马路德裕里之房屋，业

房屋出租
啟者今有新造廳式
樓房一所在石庫門
內計十幢四廂房後
連平屋五間坐落石
路中三元軒街內倘
有貴客欲租者即
請至老開養德藥舖
問壁街內向本號面
議可也
乙
一
〇
九月二十七日
洪元成謹啟

◎这是《申报》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九月廿七日刊登的一则房屋招租广告。可见当时经营房产有了一定的规模。其中提到的“石路”，就是现在的福建路，“老闸”在福建路桥一带。

天井，也许又有人不明白是什么，天井就是庭院。弄堂房子的庭院可真浅，只须三四步就跨过了，横里等于一所房子的阔，也不过五六步光景，如果从空中望下来，一定会觉得那个“井”字怪适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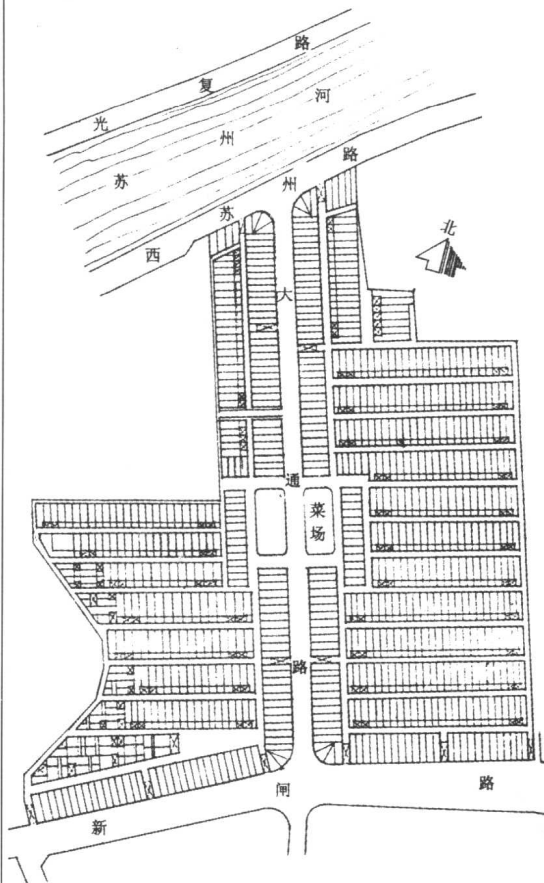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叶圣陶·《天井里的种植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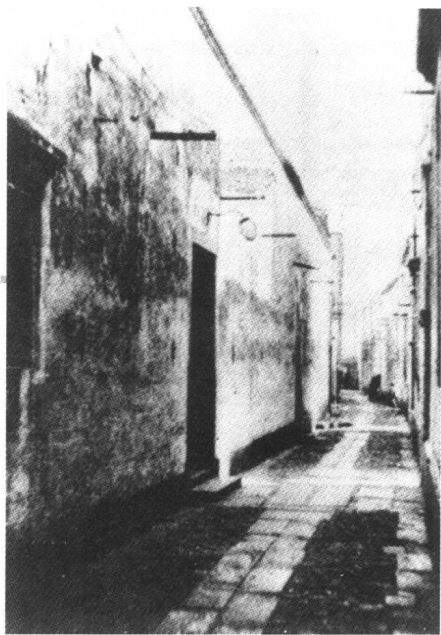
◎雕花门楼，装着“花格子”的高墙，初一看仿佛是哪家传统民居。其实正是早期石库门天井里的景色。不过这一类高墙，阻隔了空气的流通，并不实惠。

已修理完工，尚有三间两厢数宅，晒台自来水俱全，每月租金洋50元。”据原工部局年报，民国23年里弄房屋平均月租每幢为37.50元，而同年上海各业工人平均月工资收入仅为14.08元。房租虽然已十分高昂，但房地产资本家仍然千方百计增加租金，据民国18~23年资料，没有一年不增加租金。再加上二房东的中间剥削，居民负担日重。至于顶费随着“房荒”节节攀升，并以黄金、白米计算。民国27年时顶费为月租的20~40倍。民国28年一间前厢房顶费7石米，民国31年为12石米。民国35年一间亭子间顶费18石米，到民国37年为12.6两黄金。无“金”小民只能望屋兴叹。

19世纪、20世纪之交，上海经济发展速度快了起来，城市人口也突破100万大关，迫切需要更节省土地的住宅，这样价格可望降低，房市可以更加活跃。于是，比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更省土地，当然房价也低一些的二上二下或一上一下石库门就问世了。它们分别是天井旁边只有一侧厢房，或者没有厢房的石库门。这大致是1911年，即清朝皇帝下台前后的事。而且，过去一条弄堂里不过二三十个单元，到了这时候，弄堂的规模大了起来，复兴中路的永裕里有162个单元，



◎建于1916年，紧靠苏州河的斯文里，被大通路（现大田路）一分为二，从图中可以看出，密密麻麻的石库门紧凑得很。可想而知，这里的人口密度究竟几何。一到夏天的晚上，满弄堂打着赤膊乘风凉的大人小孩，可就说不上什么“斯文”了。



◎吉祥弄，位于南市的一条石库门弄堂。高高的围墙夹着厚重的石板路，上面空无一人。这类早期的石库门弄堂，与人们所熟悉的现在弄堂里的嘈杂，好像也有些不一样。说到底，恐怕还是人口密度的问题。

塘沽路的东德安里284个单元，新闻路的斯文里更高达664个单元。这样的弄堂很拥挤，好处是能租得起的人多了起来。当然，居住在狭小得多的房子里的，不可能再是豪富之家。

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种更新的弄堂房子大行其道。虽然它被称为新式石库门，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作为石库门标志的条石门框、黑漆大门。许多新石库门没有了高高的围墙，而代之以铁栅栏，敞开的绿色庭院代替了狭小的天井，传统的一开间、二开间的